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八仙得道
第七十六回 藍采和長歌諷俗客 費長房短見入歧途

卻說長房千辛萬苦爬上白雲山頂，本來早見頂頭古廟巍然，矗立於深木之中，哪知一到山峰，舉目一瞧，反不見了那所古廟。長房不覺又駭又驚，又怕仙人怒他不誠，故意隱去古廟，表示拒絕之意。想到這裡，不禁嚎天啞地，大哭起來。哭了一會兒，看看天色又晚了下來，昏黃日色斜照在樹林子裡，和那些枯枝黃葉，互相映照，顯出一種淒涼色彩。長房到了一了此刻，真覺得前無進路，後無退步，大有蒼茫獨立，四顧躊躇之概。哭夠多時，把個身子倒在一塊峻峭的巨石上面，目對長天，發出一聲長嘯。嘯得樹林子裡那些飛鳥，都倉皇四散地飛逃開去。

長房不覺發起呆想來：念人生世上，真如過客浮生，寄居逆旅一般。一旦大限臨頭，萬事全已。仔細想來，不曉為點什麼？

轉想自身兒遭了許多困苦之事，長大來學法於王一的門下，好容易得了一些法術，實在去道頗遠。後來繼承師尊之職，益發沒有修持的功夫。僥倖遇見三位仙長，以為迷津可渡，大道可成，不料歷險冒危，千辛萬苦地遵命到了山峰，又不知什麼地方得罪了仙師，竟連古廟都幻化不見，可證他們是絕對不肯賜見顏色的了。這個機會錯過之後，何時何處再能碰到仙人？既不能遇仙，就不得成道。橫豎逃不過一死，與其多受塵俗之累，何如早圖擺脫。涉想至此，心思就不知不覺橫了轉來。

忽然立起身，大呼：「仙師們既不收留弟子，弟子活在人世，也無甚好處。人生遲早必有一死。弟子如今也不想再作無謂的俗人，就在這裡拜別三位仙長，到陰曹地府去了。」說罷，跪下去磕了幾個頭。剛要起來自縊，忽然聽得山後有作歌之聲。其歌曰：

味人尋雲路，雲路杳無蹤。

山高多險峻，澗闊少玲瓏。

碧障前兼後，白雲西復東。

欲知雲路在，雲處在虛空。

又歌道：

我見世間人，生而還復死。

昨朝猶二人，壯氣灑襟士。

如今七□過，力困形憔悴。

恰如春日花，朝開夜落爾。

又歌道：

白鶴銜苦花，千里作一息。

欲往蓬萊山，將此充糧食。

未逢毛摧落，離群心慘惻。

卻尋舊時巢，妻子不相識。

又歌道：

垂柳暗如煙，飛花飄如霰。

夫居離婦州，婦在思夫縣。

各在天一涯，何時復相見。

寄語明月樓，莫貯雙飛燕。

又歌道：

騶馬珊瑚鞭，驅馳洛陽道。

自憐美少年，不信有衰老。

白髮本應生，紅顏豈長保。

但看北印山，個是蓬萊島。

又歌道：

本志慕道倫，道倫常獲親。

時逢杜潦客，每接話禪賓。

談玄明月夜，探理日臨晨。

萬機共泯跡，方識本末人。

又歌道：

手筆太縱橫，身材極魁梧。

生為有限身，死作無名鬼。

自古如此多，君今沒奈何。

可來白雲裡，教你紫芝歌。

又歌道：

浩浩黃河水，東流長不息。

悠悠不見清，人人壽有極。

苟欲來白雲，曷由生羽翼。

翼唯當鬢髮，行住須努力。

又歌道：

我今有一襦，非羅復非綺。

借問作何色，不紅亦不紫。

夏天將作衫，冬天將作被。

冬夏遞互用，長年只如是。

又歌道：

世事何悠悠，貪心未肯休。

聽盡天地名，何時得歇頭。

四時凋變易，八節急如流。

為報大宅主，露地騎日牛。

又歌道：

高高山頂上，四顧極無邊。

獨坐無人知，孤月照寒泉。

泉中且無月，月自在青天。
吟此一曲歌，歌中本是禪。
又歌道：
東家一老婆，富來三五年。
昔日貧於我，今笑我無錢。
渠笑我在後，我笑渠在前。
相笑倘不知，東邊復西邊。

長房聽罷，大驚道：「此歌不俗，大有仙意。莫非仙師們還在山中，不曾遠去？那必是憐我癡心，尚有挽救之意。」於是俯伏在地，高叫：「仙師何在？弟子費長房遵旨上山，未見仙師。今已預備自盡山中，以謝仙師。仙師如尚以長房為可取，乞速顯示法力，俾弟子一睹容顏而死。九泉之下，也當瞑目。」正哀呼間，那作歌人已經從對面山後，一步步地跨上山來。見了長房，不覺怔怔地瞧著，問道：「你這位先生，倒也好笑，你跑到這高山之上，行此大禮，這不是怪事麼？」

長房抬頭一看，見那人雖非是三仙之一，卻也生得仙風道骨，神韻瀟灑。況且薄暮深山，獨行獨唱，也決不是凡人行徑。也許是仙師的朋友弟子之輩，特地派來看望我的。因磕了幾個頭，起身說道：「尊兄一定是哪位仙師派來提拔弟子的，可是麼？方才竊聽尊兄的歌聲，已知決非等閒之輩、流俗中人了。」那人笑著，一面還他的禮，一面問起緣由。那人歎道：「原來如此，難怪足下傷心。但足下所言，三位仙師，我也略知一二。他們並非不肯見你，也無何種憎嫌之意。他們心中，知道你不避艱險，輕身到此，還在那裡□分歡喜你呢。但是此番相見，是你超凡入聖第一道關口，怕沒有那麼容易吧。一則你家中必定還有妻子，不知能否割棄；二則你的膽氣雖壯，不知有否貪懶取巧之心……」這人說到這句，長房恍然大悟，仙人不肯賜見，還是為了半山之上，試用縮地法兒之故。如今這人所言，顯然指的是此事。可見此人必是仙師派來無疑，因忙拜求姓名。

那人笑道：「你我萍水相逢，轉眼兒你東我西。假如你真個自殺，此刻已成了我生你死，何必留甚姓氏。若是將來有緣，能夠聚在一處，彼此自無不識之理，更不必先通姓氏。」長房不敢再問，只得把自己曾經小有偷懶之事訴說出來。又道：「若說兒女之情，小弟自信還能丟撇得下。不知尊兄可否代懇仙師們代陳小弟懺悔之意，信道之誠，許以自新，准予收錄麼？」那人笑而點頭道：「修道在己不在人，果能立志精純，努力不懈，大道便在心頭，當無假於外求；否則日日言求師，時時說訪道，結果徒然自欺自侮而已，有何益處可言呢？」

長房本是極有靈慧的人，況且從小就在一之門下，近來又傳了他的道法，很有進步。聽了這番議論，怎不領會過來。一霎時間，心頭腦府，頓如醍醐浸漑，說不出那種愉悅爽快。再把他的歌詞回味一下，又睜眼望了他一眼，心中豁然大悟，斷定眼前所見，即是前天三仙之一。此時所言，正是他們允傳仙道的發端，好似開宗明義第一篇文章。於是重新拜伏道：「弟子明白了，用功要腳踏實地，毋有絲毫不誠。求道要萬緣俱寂，不容些許繫累。請問仙師可是麼？」那人笑道：「腳踏實地是第一不容易的事，言之非艱，行之唯艱，說得出，要做得，這叫做言行相符。儒釋道之教，是一般的道理，那比什麼都難，盡你說得好聽，不能見於實事，那便與空言何異。空言就是不誠，不誠之人，仙家所忌，更何學道可言呢？」長房聽了，俯伏叩頭。

那人笑問：「如今待要去哪裡？」長房淒然道：「弟子此來，但求拜謁三位仙師，得點教訓。哪知不見仙師，卻又逢到仙長一番明論，茅塞頓開。弟子現想出家學道，全在自己決心。心不能決，日日空言也無益。即有修道之心，而難有所畏，情有所不能捨，心愛之物有所不忍捐，今日談明日，今年說來年，這也與自欺無異。自欺之人，不但不誠，亦見暴棄之甚。真能立志者，一經明白，立時決定。決定之後，馬上回頭。如此方合於修道的步驟，方有成仙之可能。弟子今日既已徹底大悟，還不決定修仙，一味地貪戀紅塵，遲延歲月，正恐時不我與，機會已失，將來必致一事無成，徒然供人笑談，未免太無謂了。」那人聽到這裡，笑而點頭道：「如此說來，你可以決心拋棄你的嬌妻愛子，並人世一切可愛的事物，就從今時為始，實行出家訪道了麼？」長房叩頭道：「正如尊論。」那人笑道：「話雖如此，你夫妻之情是好的，還有你的幼子，俊秀聰明，粉團玉琢般，那麼可喜。你也打算一起丟撇了去麼？這也未免太忍心了。」長房決然道：「唯至情之人，為能忘情，正唯今日之忘情，才有來日之真情。仙長別再激我試我。我是放下屠刀，決心前進，什麼都不愛了。」那人又道：「既然如此，我來替你弄個小小的玩意兒，使你家人當作你已身死，方可絕了他們的懸念，然後再帶你見三位仙師去。好麼？」長房喜道：「如此益感盛情。」

那人袖出一丸，說道：「吞下去，可祛饑，可以明目。服此之後，可以一年不食，可以黑夜辨物。」長房拜受，吞入肚中，頓覺精神百倍眼目清涼。此時天色已黑，月光微弱，睜目一看，竟能識別路徑，辨認百物，和白天差不多，大喜拜謝。那人吩咐去對面樹上折來一根枯枝，放在地上。長房問：「此是何意？」那人笑道：「這個麼，便要借重他暫作你的替身。」說時，向著枯枝唸唸有詞，喝聲：「疾！」枯枝頓時不見，眼前卻有一式打扮一樣形容的費長房，站在真長房的身邊。長房問道：「這就是替弟子裝死的麼？」那人笑道：「我卻沒工夫送他去。看我找個人來幫忙。」

於是召來本山土地，吩咐他把這假長房，送到西城外面一個土地廟口。即著那邊土地前去托夢於費長房之妻，叫他帶領子女人等，前去收屍。土地領了法旨。那人又朝假長房噴一口氣。土地便向假長房一拉，說聲：「跟我走吧。」說也奇怪，這假長房便如生人一般，跟著土地下山而去。

長房見了，心中有些感慨，又有些好笑。當下默然神往者久之。那人笑道：「怎麼樣？你捨不得家中人麼？老實告訴你，你就這般回去，你的妻子也儘夠疑神疑鬼了，你倒想想是什麼時候出來的。」長房回說：「不過兩天。」那人大笑道：「這是仙師所在，歲月和凡間不同。你要下去一問，就可曉得你來此已有好幾個月了。不信，你只留心你自己的身體，不是由熱而冷，冷而又漸見溫和麼？」長房經他一說，才記得自己出門時，正是單袂衣並穿的三秋天氣。比及到了山上，已經□分寒冷，只因找不到三仙，心中發急，竟不怎樣難受。比及會見那人，大家講說玄理的時候，卻又有些暖和起來，原來又已轉了陽春天氣了，心中大為詫異。因問：「這座白雲山，都是神仙所居麼？」那人笑道：「神仙豈有一定住處，也不像凡人置產一般，用不著多大地方。總而言之，洞天福地，完全在你心田。你的心越誠，去仙境越近。心愈偽，離仙鄉也愈遠。你再想想，從你起初上山之時，天氣變得怎樣？到了山頂以後，天氣變得怎樣？要知山無高低，以你本心的誠否為準。上山愈高，可見你的心愈誠，距仙境也越近。所以初上山坡，還是塵世光陰。登山愈高，時間比塵世越來得長，就是這個道理了。」長房聽了，再將兩日來所經炎涼氣候，考驗一下，覺得他的說話，句句是真。尤其是仙境即在心田一語，發他猛醒。沉思多時，心中又加了一層徹悟。當下拜求那人同去，尋找三仙。

那人允了，笑問長房道：「你有縮地法，我們下山去，不是很容易麼？」長房鑒於前事之談，忙說：「弟子求道心誠，不敢自炫小技，偷懶取巧，還是跟隨仙長步行下山去罷。」那人大笑道：「如今是不消那樣麻煩了。來來來，就騰雲縮地，也得有一半工夫，才趕得到。既然你不願意縮地，可以隨我登天吧。便向他吹一口氣，即有一朵彩雲生於足下，把二人裝在雲氣之上。那人又喝聲起，足下的雲，便高人空間。二人也乘雲而升。

走有半個時辰，那人忽用手一指，兩朵彩雲，向地面直落下來。那人在雲中說道：「仙佛聖賢，都不能忘情於骨肉。如今你的家門在望，你也低下頭去，瞧瞧你那妻子，現在怎樣情形了。」長房忙道：「仙長不要開弟子的玩笑。一則弟子根基淺薄，現在雖然立志出家，只是點強制工夫。等回見了妻子，難免再起俗慮。二則弟子的妻子見到弟子，必定啼啼哭哭，拖拖扯扯的，不肯放行。豈非誤了弟子的大事？」那人笑道：「你在空中，他們在凡間，我不叫他們見你，他們怎能望得見你。至於你本人的動心與否，還在你自己能否盡力強持。若是強制出家，一見家人就會動心，那也不用不著修仙了。」說時，更不待長房允許，把雲頭壓低，睜眼下望，地上景物歷歷可見，果然到了長房家中。最可怪的是長房雖然在雲端，卻能聽得出家人哭泣哀號之聲。原來他妻子已得了假長房的屍體，此時剛過二期。他夫人回念前情，哭得個死去回魂。長房的兒子，也是不住兒的叫：「爹爹回來，爹爹回來。再

不生還，媽媽就要哭死了。」長房一句句聽在耳中，一陣陣酸入心坎。面上雖然裝出一種沒事人兒的樣子對付那人，卻不禁兩行情淚潸然直下，早已濕透了衣襟。那人並不說話，只朝他微微一笑。

長房正在悲不可支，心痛如割的當兒，也沒有理會這些。那人喚起雲頭，回到雲天上頭，長房的兩眼還不住的向著家室所在時時回顧，大有一步一回頭的景象。從此那人對他說的什麼，他的對答也常常出現乖謬，本人還不覺察，那人卻已笑不可支。

雲行沒有兩個時辰，那人說：「如今要渡海了，我們下去吧。」長房驚問：「怎麼三位仙師都已到了海外去麼？」那人點點頭，並不說話，伸手向下一指，那雲便如流星一般，飛墜於地。長房不慣這等走法，心中有些畏怖，早把眼睛閉上，一時覺得雙腳踏在什麼地方，身子微微一震似的。不由地睜開眼睛一瞧，果然到了海灘之上，和那人並立著。

那人又向海中招手，說道：「來個船哪，來個船哪。」喊了幾聲，不曉從何處划出一隻小小的艇子。此時海風大作，白浪滔天。那艇遠望才只有尋常馱車那麼大小，不道越划越近，艇身反而越小，比及到了灘邊，只剩有大芭蕉葉子那麼一點面積。加以船夫一個身子先占去了一半，餘下的地方，估計放不下一隻腳，怎能容得兩個人乘坐。長房見了，不覺又驚又怕，又不懂得是怎麼一回事兒。正在遲疑，那人一躡身跳了過去，和船夫並立一邊。餘下的地方，自然更小更狹了。那人連連招手，說：「快來快來，船要開了。」長房略一猶豫，忙問：「仙長，我們人多，這艇子如此狹小，怎麼渡得過去，況且風浪如此厲害，舟行大海，也不怕危險麼？」

那人還在招手，不料一個大浪卷將過來，連人和艇一並捲入海底去了。長房既不識水，兼之四顧無人，又無從呼救，只好慨歎了一會兒，尋條路子，不管方向，卻自急急前進。哪知這海灘足有數百里之遙，走了半天，身子已□分困乏。回頭看看，還是在海灘邊，並無涯岸。長房便在地上稍憩，自思若用縮地法，多分一回兒就可找到市井，卻去打聽地方，換船渡海。可奈自己決心修道，此去仍要尋找仙師。既說不敢取巧，如何又變初心，而眼前身處這等曠野，無邊無岸，又無歇宿之處，不知走到幾時才有人煙。想到這裡，心中□分彷徨起來。又想，同來的仙長，不知可是所見三仙之一。因甚不走雲路，偏要搭此小艇渡海，弄得葬身魚腹，豈不可憐可歎。

忽又想起，那位仙長既有那般道力，怎能溺入水中。這當中一定有個理由，不要上了他的大當。想著，不覺發起怔來。怔了一會兒，如有所悟，忽地直跳起來，大喊一聲：「不好了，我上了仙師的當了！」未知何事上當，卻看下回分解。